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守兼中書侍郎

國河內郡閩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封肆百戶賜紫衣兼紫馬光奉勅編集

晉紀一

起旃蒙作噩盡壬午
默執徐元八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泰始元年春三月吳主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

將洪璆與徐紹孫或偕來報聘紹行至濡須有言紹

譽中國之美者吳主怒追還殺之夏四月吳改元

甘露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

太子癸未大赦秋七月吳主逼殺景皇后遷景

帝四子於吳尋又殺其長者二人 八月辛卯文王
卒太子嗣為相國晉王 九月乙未大赦 戊子以
魏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票騎將軍司馬望為
司徒 乙亥葬文王于崇陽陵 冬吳西陵督步闡
表請吳主徙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
將軍諸葛靚守建業闡驕之子也 十二月壬戌魏
帝禪位于晉甲子出舍于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
執帝手流涕歔歔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
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丁卯奉魏帝為陳
留王即宮于鄴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魏氏諸王

皆降為侯追尊宣王為宣皇帝景王為景皇帝文王
為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封皇叔祖父孚為安
平王叔父幹為平原王亮為扶風王佃為東莞王駿
為汝陰王彤為梁王倫為琅邪王弟攸為齊王鑒為
樂安王機為燕王又封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為
王以石苞為大司馬鄭冲為太傅王祥為太保何曾
為太尉賈充為車騎將軍王沈為票騎將軍其餘文
武增位進爵有差乙亥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都督中
外諸軍事未幾又以車騎將軍陳騫為大將軍與司
徒義陽王望司空荀顛凡八公同時並置帝懲魏氏

孤立之敝故太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
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 詔
除魏宗室禁錮罷部曲將及長吏納質任帝承魏氏
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太常丞許竒允之子也
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竒父受誅不宜接近左右
請出爲外官帝乃追述允之夙望稱竒之才擢爲祠
部郎有司言御牛青絲糾斷詔以青麻代之 初置
諫官以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爲之玄幹之子也玄
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
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濼術而天下貴刑
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
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
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
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
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初漢征西將軍司馬鈞生豫
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雋雋生京兆尹防防生宣
帝

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
帝凡七室 辛丑尊景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居弘
訓宮 丙午立皇后弘農楊氏后魏通事郎文宗之

女也。羣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帝王肅外孫也。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義。二月除漢宗室禁錮。三月戊戌吳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來弔祭。吳散騎常侍廬江王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吳主不悅。散騎常侍萬彧中書丞陳聲從而譖之。丁忠使還。吳主大會羣臣。蕃泚醉頓伏。吳主疑其詐。舉蕃出外。頃之召還。蕃好治威儀。行止自若。吳主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出登來山。使親近擲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首。皆碎壞。丁忠說吳主曰。北方

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吳主以問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執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凱遜之族子也。

夏五月壬子博陵元公王沈卒。六月丙午晦日

有食之。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

以衰經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
 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
 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
 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
 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
 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灋不亦善
 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
 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
 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
 止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

得終苴經之禮以為沈痛况當食稻衣錦乎適足

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

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

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䟽素終三年○臣光曰三

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無心
 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
 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論說莫肯釐正至於晉
 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
 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
 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吳改元寶鼎 吳主以陸凱

為左丞相萬彧為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已羣臣侍見

莫敢舉目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

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吳主居武

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
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
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
室旣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
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塔
确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
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
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
漸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列女及
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

者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賢此
皆蠹政病民者也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料
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
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九月詔曰今雖詔有所
欲及已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 戊戌
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
遵唐故事從之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永安
山賊施但因民勞怨聚眾數千人劫吳主庶弟永安
侯謙作亂比至建業眾萬餘人未至三十里住擇吉
日入城遣使以謙命召丁固諸葛靚固親斬其使發

兵逆戰於牛屯但兵皆無甲冑即時敗散謙獨坐車
中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白吳主吳主并其母及弟
俊皆殺之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當破揚州故吳
主徙都武昌及但反自以爲得計遣數百人鼓譟入
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 十
一月初并圓丘方丘之祀於南北郊 罷山陽公國
督軍除其禁制 十二月吳主還都建業使后父衛
將軍錄尚書事滕牧留鎮武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
令諫爭滕后之寵由是漸衰更遣牧居蒼梧雖爵位
不奪其實遷也在道以憂死何太后常保佑滕后大

史又言中宮不可易吳主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
升平宮不復進見諸姬佩皇后璽綬者甚衆滕后受
朝賀表疏而已吳主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
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
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爲皇太子詔以近世每立
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使百姓絕
多幸之望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 司隸校尉
上黨李熹劾奏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
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

亡請貶其謚詔曰友佞剥百姓以繆惑朝士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有所問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其申敕羣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睦宣帝之弟子也

○臣先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熹其於刑賞兩失之使熹所言為是則濤不可赦所言為非則熹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劉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威可謂政乎創業之初而政本不立將以帝以李熹為太子太傅徵捷為番統後世不亦難乎李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

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吳大赦以右丞相

萬或鎮巴丘 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

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

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敷上疏

曰漢文之世九州晏然賈誼獨以為如抱火厝於積

薪之下而寢其上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眾

欲與國家為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齊北而已也

比於賈誼之世孰為緩急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

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仁又交趾淪沒嶺表動搖曾

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若舍此急務盡

力功作卒石風塵不虞之變當委厥築而應烽燧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爲資者也時吳俗奢侈覈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轉相仿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甌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吳主皆不聽 秋七月王祥以睢陵公罷 九月甲申詔增吏俸 以何曾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荀顛爲司徒 禁星氣讖緯之學 吳主以孟仁守丞相奉灋駕東迎其父文帝神於明陵中使相繼奉問起居巫覡言見文帝被服顏色如平生吳主悲喜迎拜於東門之外旣入廟比七日三祭設諸倡技晝夜娛樂 是歲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

四年春正月丙戌賈充等上所刊修律令帝親自臨講使尚書郎裴楷執讀楷秀之從弟也侍中盧瑱中書侍郎范陽張華請抄新律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民從之又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灋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且愈繁官方

愈僞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中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灋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灋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若今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頽雖有考課之灋

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丁亥帝耕籍田於洛水之北

戊子大赦 二月吳主以左御史大夫丁固爲司

徒右御史大夫孟仁爲司空 三月戊子皇太后王

氏殂帝居喪之制一遵古禮 夏四月戊戌睢陵元

公王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

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聞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

以德掩其言乎 己亥葬文明皇后有司又奏旣虞

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

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前

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

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巳卯帝謁崇陽陵 九月青徐兗豫四州大水 大司馬石苞乂在淮南威惠甚著淮北監軍王琛惡之密表苞與吳人交通會吳人將入寇苞築壘遏水以自固帝疑之羊祜深爲帝言苞必不然帝不信乃下詔以苞不料賊執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義陽王望帥大軍以徵之苞辟河內孫鑠爲掾鑠先與汝陰王駿善駿時鎮許昌鑠過見之駿知臺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無與於禍鑠既出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

亭待罪苞從之帝聞之意解苞詣闕以樂陵公還第

吳主出東關冬十月使其將施績入江夏萬或寇

襄陽詔義陽王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屯龍陂爲二方

聲援會荊州刺史胡烈拒績破之望引兵還 吳交

州刺史劉俊大都督脩則將軍顧容前後三攻交趾

交趾太守楊稷皆拒破之鬱林九真皆附於稷稷遣

將軍毛炅董元攻合浦戰於古城大破吳兵殺劉俊

脩則餘兵散還合浦稷表炅爲鬱林太守元爲九真

太守 十一月吳丁奉諸葛靚出芍陂攻合肥安東

將軍汝陰王駿拒却之 以義陽王望爲大司馬荀

顛爲太尉石苞爲司徒

五年春正月吳主立子瑾爲皇太子 二月分雍涼
梁州置秦州以胡烈爲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
數萬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爲患
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鎮撫之 青徐兗三州大
水 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
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
軍事鎮臨菑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佑都督徐州諸軍
事鎮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
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

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
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
過十數人 濟陰太守巴西文立上言故蜀之名臣

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以傾吳
人之望帝從之己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
子瞻臨難而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曰蜀將
傅僉父子死於其主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
異哉僉息著募沒入奚官宜免爲庶人 帝以文立
爲散騎常侍漢故尚書掾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
交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

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
廣休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秋九月有
星孛於紫宮 冬十月吳大赦改元建衡 封皇子
景度爲城陽王 初汝南何定嘗爲吳大帝給使及
吳主即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爲樓下
都尉典知酤糴事遂專爲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衆
事左丞相陸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
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塵穢天聽
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
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

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
外任奚熙小吏建起浦里塘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
邵張悌郭遠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
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
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邵齊之孫瑩綜之子女沛
人脩南陽人也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且日聞何
定之譖久之竟徙凱家於建安 吳主遣監軍虞汜
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丹陽陶璜從荊州道監軍
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會於合浦以擊交趾
十二月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傅其儀不同帝曰夫

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禮

六年春正月吳丁奉入渦口揚州刺史陸瑁擊走之吳萬彥自巴丘還建業夏四月吳左大司馬施

績卒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特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

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不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李勗以建安道不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初何定嘗爲子求婚於勗勗不許乃白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還誅勗及徐存并其家屬仍焚勗口定又使諸將各上御犬一犬至直縑數十匹纓緹直錢一萬以捕兔供厨吳人皆歸罪於定而吳主以爲忠勤賜爵列侯陸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旣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易移哉吳主不從六月戊午胡列討

鮮卑禿髮樹機能於萬斛堆兵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免亮官遣尚書樂陵石鑿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鑿使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宜并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鑿奏預稽乏軍輿檻車徵詣廷尉以贖論旣而鑿討樹機能卒不能克 秋七月乙巳城陽王景度卒 丁未以汝陰王駿爲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

等州諸軍事鎮關中 冬十一月廿皇子東爲汝南王 吳主從弟前將軍秀爲夏口督吳主惡之民間皆言秀當見圖會吳主遣何定將兵五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來犇十二月拜秀西亭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是歲吳大赦 初魏人居南匈奴一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 七年春正月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 豫州刺史石鑿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鑿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義得爾乎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

用 吳人刁玄詐增譏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
有天下者魏也之君吳主信之是月晦大舉兵出華
里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東觀令
華覈等思諒不聽行遇大雪道塗墮壞兵士被甲持
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者曰若遇敵便當倒戈
吳主聞之乃還帝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
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罷 三月丙戌鉅鹿元
公裴秀卒 夏四月吳交州刺史陶璜襲九真太守
董元殺之楊稷以其將王素代之 北地胡寇金城
涼州刺史牽弘討之衆胡皆內叛與樹機能共圍弘

於青山弘軍敗而死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
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爲國
耻時弘爲揚州刺史多不承順騫命帝以爲騫與弘
不協而毀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
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
討連年僅而能定帝乃悔之 五月立皇子憲爲城
陽王 辛丑義陽成王望卒 侍中尚書令車騎將
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爲太子充頗有力
故益有寵於帝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行太子太傅荀
顗侍中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安平馮純相爲黨友

朝野惡之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潁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寇亂秦雍帝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秋七月癸酉以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充患之 吳大都督薛瑒與陶璜等兵十萬共攻交趾城中糧盡援絕

所陷房楊稷毛晃等璜愛晃勇健欲活之晃謀殺璜璜乃殺之脩則之子允生剖其腹割其所曰復能作賊不晃猶罵曰恨不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王素欲逃歸南中吳人獲之九真日南皆降於吳吳大赦以陶璜為交州牧璜討降夷獠州境皆平 八月丙申城陽王憲卒 分益州南中四郡置寧州 九月吳司空益仁卒 冬十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劉猛寇并州并州刺史劉欽等擊破之 賈充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為宰相乃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

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則孰可寄懷
勗曰勗請言之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執太
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初
帝將納衛瓘女為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
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
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
醜而短黑后固以為請荀顛荀勗馮統皆稱充女絕
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十二月以
光祿大夫鄭袤為司空袤固辭不受 是歲安樂思
公劉禪卒 吳以武昌都督廣陵范慎為太尉右將

軍司馬丁奉卒 吳改明年元曰鳳凰

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植討劉猛屢破之潛以利誘其
左部帥李恪恪殺猛以降 二月辛卯皇太子納賈
妃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
畏之 壬辰安平獻王孚卒年九十三孚性忠慎宣
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
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及帝即位恩禮尤重元會
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親奉觴上壽如
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
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

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歛以素棺詔賜東園溫明祕器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忠謹之言唯患不聞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夏汶山白馬胡侵掠諸種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討之典學從事蜀郡何旅等諫曰胡夷相殘固其常性未爲大患今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晏不聽胡康木子燒香言軍出必敗晏以爲沮衆斬之軍至觀阪牙門

張弘等以汶山道險且畏胡衆因夜作亂殺晏軍中驚擾兵曹從事犍爲楊倉勒兵力戰而死弘遂誣晏云率已共反故殺之傳首京師晏主簿蜀郡何攀方居母喪聞之詣洛證晏不反弘等縱兵抄掠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弘農王濬曰皇甫戾起自諸生何求而反且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於梁州者朝廷欲以制益州之衿領正防今日之變也今益州有亂乃此郡之憂也張弘小豎衆所不與宜即時赴討不可失也濬欲先上請毅曰殺主之賊爲惡尤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濬乃發兵討弘詔以濬爲益州刺史

濬擊弘斬之夷三族封濬關內侯初濬爲羊祜參軍
祜深知之祜元子暨白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
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
也更轉爲車騎從事中郎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
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
爲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復爲益州刺史使
治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詔濬罷屯田
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爲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
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
爲萬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

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當見却功夫已成
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
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
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
太守吳郡吾彥取流梯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
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
橫斷江路王濬雖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
敦煌張敷收濬從事列上帝召敷還責曰何不密啓
而便收從事敷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臣
猶以爲輕帝善之 壬辰大赦 秋七月以賈充爲

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充與侍中任愷皆為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執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既而充愷以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充因與荀勗馮統承間共譖之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八月吳主徵昭武將軍西陵

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 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

月據城來降遣兄子璣璠詣洛陽為任詔以闡為都

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交州

牧封宜都公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敦煌太

守尹璩卒涼州刺史楊欣表敦煌令梁澄領太守功

曹宋質輒廢澄表議郎令狐豐為太守楊欣遣兵擊

之為質所敗 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奕吾

彥等討之帝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

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

平以救闡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

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

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北晉救至

必可拔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七十九

廿

夏本

既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過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過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

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揚犖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禦羊祜水軍督留慮拒徐胤抗自將大軍憑圍對犖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犖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當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犖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犖衆傷死者相屬十二月犖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闡畜力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犖衆覩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犖兵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

通鑑卷七十九
百十一
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
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吳主加抗都護羊祜坐貶平
南將軍楊肇免爲庶人吳主旣克西陵自謂得天助
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
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脩德政專爲兼并之計 賈
充與朝士宴飲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
不歸供養卿爲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怒
上表解職純亦上表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
臧否石苞以爲純榮官忘親當除名齊正攸等以爲
純於禮律未有違詔從攸議復以純爲國子祭酒

吳主之遊華里也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
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
自還吳主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忍不發是歲吳主
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
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憂慙月餘亦死徙彧
子弟於廬陵初彧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
大司農樓玄爲宮下鎮王殿中事玄正身帥衆奉灋
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
邵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僞相貿忠良
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

指各希時趣人執及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里之室言出風靡今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與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濫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酒杯酒造次死生不保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隸小人身無行能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福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者妄興事役發江邊戍

兵以驅麋鹿老弱飢凍大小怨歎傳日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今濫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官近臣所在興事而長吏畏罪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杭也願陛下豐基疆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共誣樓玄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俱被詰責送玄付廣州邵原復職既而復徙玄於交趾竟

殺之乂之何定姦穢發聞亦伏誅 羊祜歸自江陵
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
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
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
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
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
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
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
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
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

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
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
之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
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
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
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
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
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
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
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執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

通鑑卷七十九
所喪哉吳主不從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
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
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
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重瀆
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
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

晉紀二

起昭陽大荒落盡屠
維大淵獻凡七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泰始九年春正月辛酉密陵元侯鄭袤卒 二月癸

巳樂陵武公石苞卒 三月立皇子祗爲東海王

吳以陸抗爲大司馬荊州牧 夏四月戊辰朔日有

食之 初鄧艾之死人皆寃之而朝廷無爲之辨者

及帝即位議郎敦煌段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

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

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以爲艾本

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搆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狼狽失據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

爲陛下死矣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爲郎中 吳人多言祥瑞者吳主以問侍中韋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昭領左國史吳主欲爲其父作紀昭曰文皇不登帝位當爲傳不當爲紀吳主不悅漸見責怒昭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益急吳主飲羣臣酒不問能否率以七升爲限至昭獨以茶代之後更見偏強又

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
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
使羣臣不睦不爲佳事故但難問經義而已吳主以
爲不奉詔命意不忠盡積前後嫌忿遂收昭付獄昭
因獄吏上辭獻所著書冀以此求免而吳主怪其書
垢故更被詰責遂誅昭徙其家於零陵 五月以何
曾領司徒 六月乙未東海王祗卒 秋七月丁酉
朔日有食之 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
以不敬論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帝使楊后擇之
后惟取潔白長大而捨其美者帝愛卞氏女欲留之

后曰卞氏三世后族不可屈以卑位帝怒乃自擇之
中選者以絳紗繫臂公卿之女爲三夫人九嬪二千
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 九月吳主悉封其子弟爲
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是歲鄭沖以壽光公罷
吳主愛姬遣人至市奪民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
有寵於吳主繩之以灑姬愬於吳主吳主怒假他事
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

十年春正月乙未日有食之 閏月癸酉壽光成公
鄭沖卒 丁亥詔曰近世以來多由內寵以登后妃
亂尊卑之序自今不得以妾媵爲正嫡 分幽州置

平州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詔又取良家及小將
吏女五千餘人入宮選之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於
外 夏四月己未臨淮康公荀顛卒 吳左夫人王
氏卒吳主哀念數月不出葬送甚盛時何氏以太后
故宗族驕橫吳主舅子何都貌類吳主民間訛言吳
主已死立者何都也會稽又訛言章安侯奮當爲天
子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爲之掃除臨
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議國政誕但白
熙書不自妖言吳主怒收誕繫獄誕懼功曹邵疇曰
疇在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曰疇廁身本郡位極朝

右以噂啗之語本非事實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
垢藏疾不彰之翰墨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故誕屈其
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於疇不敢逃死歸罪
有司因自殺吳主乃免誕死送付建安作船遣其舅
三郡督何植收奚熙熙發兵自守其部曲殺熙送首
建業又車裂張俊皆夷三族并誅章安侯奮及其五
子 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恐
不堪爲嗣常密以訪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
動也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爲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
恐帝立貴嬪爲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叔父駿

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以前
太常山濤爲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輒
擇才資可爲者啓擬數人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
之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言
之於帝帝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
時稱山公啓事濤薦嵇紹於帝請以爲祕書郎帝發
詔徵之紹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
曰爲君思之矣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
乃應命帝以爲祕書丞初東關之敗文帝問僚屬曰
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脩之子也對曰

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孤邪引出斬之儀
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
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着樹樹爲之
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
人爲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
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輒棄之遂不仕而
終○臣光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
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事晉室可也嵇紹
苟無蕩陰之忠殆不 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
免於君子之譏乎

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沉舟順
流星犇雷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

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

以西方爲屬。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朞年，州府交辟。八月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逵議以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爲古者

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
 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
 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
 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君子之於禮存諸
 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太子出則
 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
 終三年帝從之。○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
 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
 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素冠
 之詩正為是矣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
 臣謂不若陳達之
 言質略而敦實也九月癸亥以大將軍陳騫為太尉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

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固請
 為之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
 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是歲邵
 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陳留
 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寢
 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
 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喬
 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
 帝即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
 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

寢之車。吳比三年大疫。

咸寧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吳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主大赦改元天冊。吳中書令賀邵中風不能言去職數月吳主疑其詐收付酒藏掠考千數卒無一言乃燒鋸斷其頭徙其家屬於臨海又誅樓玄子孫。夏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入離間之。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冬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大疫洛陽死者以萬數。

二年春令狐豐卒弟宏繼立楊欣討斬之。帝得疾甚劇及愈羣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氣死亡者爲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難邪諸上禮者皆絕之物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臨終爲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攸妃賈充之長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壻親踈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荅攸素

惡荀勗及左衛將軍馮統傾諂勗乃使統說帝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爲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陰納之乃徙和爲光祿勳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 吳施但之亂或譖京下督孫楷於吳主曰楷不時赴討懷兩端吳主數詰讓之徵爲宮下鎮驃騎將軍楷自疑懼夏六月將妻子來奔拜車騎將軍封丹陽侯 秋七月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歲塞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奉林都尉歷陽

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或獻小石刻皇帝字云得於湖邊吳主大赦改元天璽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筭緡吳主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會稽太守車浚公清有政績值郡旱饑表求賑貸吳主以爲收私恩遣使梟首尚書熊睦微有所諫吳主以刀鏢撞殺之身無完肌 八月己亥以何曾爲太傅陳騫爲大司馬賈充爲太尉齊王攸爲司空 吳歷陽山有七穿駢羅穿中黃赤俗謂之石印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歷陽長上言石印發吳主遣使者以

太平祠之使者作高梯登其上以朱書石曰楚九州
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還以聞
吳主大喜封其山神爲王大赦改明年元曰天紀
冬十月以汝陰王駿爲征西大將軍羊祜爲征南大
將軍皆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
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
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
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
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
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執均力敵耳若

輕重不齊強弱異執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
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
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
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
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劔閣孫皓之
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
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
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
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
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執分形

散所備皆悉巴漢竒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
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緣江爲國東西數
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
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
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
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
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
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
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
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爲憂祜復表曰吳

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
荀勗馮統尤以伐吳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
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
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
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珽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
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
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鎮軍將軍駿爲車騎
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裒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
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

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為損益乎

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立皇子裕為始平

王庚寅裕卒三月平虜護軍文鴛督涼秦雍州諸軍討樹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夏五月吳將邵顛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秋七月中山王

睦坐招誘逋亡貶為丹水縣侯有星孛于紫宮

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

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

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

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

癸亥徙扶風王亮為汝南王出為鎮南大將軍都督

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為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

輔為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佃在徐州徙

封琅邪王汝陰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

王顥為河間王汝南王東為南陽王輔孚之子顥孚

之孫也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

而去又封皇子瑋為始平王允為濮陽王該為新都

王遐爲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封賈充爲魯郡公追封王沈爲博陵郡公徙封鉅平侯羊祜爲南城郡侯祜曰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祜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也 充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 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

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和_也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

近以兵執好合惡離故_也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

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_也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是歲大司馬陳騫自揚州入朝以高平公罷 吳主

以會稽張儼多所譖白甚見寵任累遷司直中郎將

封侯其父爲山陰縣卒知儼不良上表曰若用儼爲

司直有罪乞不從坐吳主許之儼表置彈曲二十人

專糾司不灑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訐獄犴盈

溢上下囂然儼大爲姦利驕奢暴橫事發父子皆車

裂 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自沙漠汗入質力微

可汗諸子在側者多有寵及沙漠汗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既而力微疾篤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讒殺天子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祿立其國遂衰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爲邊患衛瓘密以計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爲亭侯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司馬督東平馬隆上言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必敗夏六月欣與

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死 弘訓皇

后羊氏殂 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帝命乘輦入殿

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爲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秋七月己丑葬

景獻皇后于峻平陵 司冀充豫荆揚州大水螟傷

稼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
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充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
繕以蓄水外餘皆決瀝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
此日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滇淤之田畝收數鐘
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
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
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
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
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九月以何曾爲太宰辛
巳以侍中尚書令李胤爲司徒 吳主忌勝巳者侍

中中書令張尚紘之孫也爲人辯捷談論每出其表
吳主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以方誰尚曰陛下有
百觚之量吳主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孤方之因發
怒收尚公卿以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尚罪得減死
送建安作船尋就殺之 冬十月徵征北大將軍衛
瓘爲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
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牀
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
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
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爲設宴會

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荅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問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爲我好荅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吳人大佃皖城欲謀入寇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田四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 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

之於殿前甲申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帝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淚霑須鬢皆爲冰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樞帝曰祜固讓歷年身沒讓存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南州民聞祜卒爲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愷淚碑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耻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

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留憲代之 十二月丁未朗
陵公何曾卒曾厚自奉養過於人主司隸校尉東萊
劉毅數劾奏曾侈汰無度帝以其重臣不問及卒博
士新興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名被九域宰相大臣
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何復畏
哉謹按謚瀆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繆
醜公帝策謚曰孝 前司隸校尉傅玄卒玄性峻急
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
待旦由是貴游震懾臺閣生風玄與尚書左丞博陵
崔洪善洪亦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而退無後言人

以是重之

鮮卑樹機能又爲邊患僕射李惠請發

兵討之朝議皆以爲出兵重事虜不足憂

五年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臨朝而歎
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
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爲不任顧方略何如
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
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乙丑以隆爲討虜護軍武威太
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言
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
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二千五百人隆曰足矣

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
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
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
軍資而遣之 初南單于呼厨泉以兄於扶羅子豹
爲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
豹子淵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
門生上黨朱紀鴈門范隆曰吾常耻隨陸無武絳灌
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
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
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任子在洛陽王渾

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
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
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
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
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
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
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
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
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
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

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爲吾患耳因歔歔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乂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佳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 夏四月大赦 除部曲督以下質任 吳桂林太守脩允卒其部曲應分給諸將督將郭馬何典王族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會吳主料實廣州戶口馬等因民心不安聚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使典攻蒼梧族攻始興秋八月吳以軍師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

司徒執金吾滕脩爲司空未拜更以脩爲廣州牧帥萬人從東道討郭馬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吳主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與交州牧陶璜共擊馬 吳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東觀案圖書名鬼目曰芝草買菜曰平慮草吳主以耆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謬言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記錄爲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爲盡力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

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執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月日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

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帝乃許之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賈充荀勗馮統固爭之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筭乎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佃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

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爲諸軍節度 馬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陝隘乃作扁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

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廩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咸玄之子也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壹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資治通鑑卷



